

■短篇小说

像向日葵一样的曹日红

□车培晶

我给你讲一个曹日红的故事。曹日红是男的，他名字有点像女生。他这人发蔫儿，基本上不说话。我说曹日红，你想把胳膊卖给我吗？他就把胳膊拿到自己那边。他胳膊不是一般的长，写字时我这边总会有他的胳膊肘。我一说，他就把胳膊移开，他不说话，不吵，和谁都不吵，他把精力都放在了长个子。他是巨人，高度是201.7公分。他还在长，就像一棵上足了水分和化肥的向日葵，呼呀呼呀地长。

他真的像一棵向日葵，他老巴交，背开始弯曲；两条长腿很好，一点也不罗圈。他还在长。体育老师预测他可以超过姚明的高度，在235公分左右。可他不打算让自己继续长了，又不会打篮球，长得再高有什么用？可他还长，他无法不让自己长。

我们老师说，曹日红你不说话不好。老师叫他起来读课文，他的声音极小了，像默读，别人听不见。老师就说，曹日红你坐下吧。他就坐下。他不喜欢站着，尽管两条大腿挤在桌底下很受委屈，他也不希望站着。他坐在椅子上就像病老头坐在马扎上，背弯着，一副卑微的样子。他走路也表现出卑微的态度，慢慢的，很小心，像怕弄坏了他的两只大脚。他不会跑步，因为一跑呼吸就困难。所以他不打篮球，他的肺不行。

他学习也不行。课程讲到了第五单元，他还和第一单元里的许多问题纠缠不清。所以，老师安排我做他的同桌。

我们老师的意思是让我帮助曹日红学习。我很不情愿。不是我不爱学雷锋，是曹日红不爱说话，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，他只会谦卑地听我说，我就像对着一棵向日葵说话，说呀说呀，后来，我不说了。说有什么用呢？

但我还是要说的。放学轮到 we 值日，我说，曹日红你扫地。我说，曹日红你去把脏水倒了换一桶清水来。我又说，曹日红你把纸篓倒了去。最后我说，曹日红你可以回家了。曹日红就回家了。

曹日红家的房子位置很好，打开前门，他属于前街的人，推开后门，他家就是后街的人了。我家住在后街，一根电视光缆线把我家和曹家拴在一起。不过，我和曹日红对电视的口味不一样，曹日红总是盯着儿童频道看，我不看儿童的，我看大人的，看体育频道，看NBA，看世界杯，我父母不在家时我就看选美女的节目。我弄不懂曹日红为什么总是把着儿童频道不放，都多大了啊！

从我家的窗户能看见曹日红住的小房间，里面有桌和床，还有一些鱼骨头，鱼骨头挂在墙上。如果看见桌上有曹日红的两只大脚丫，那就是曹日红在睡觉了。曹日红特别爱睡觉，经常听见他妈妈骂他睡死啦，睡死啦。

曹日红个子一点也不高，爱说话，一大早前街和后街就听到她哇啦哇啦说话。曹日红像他的爸爸，曹爸爸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但曹爸爸的个

子也不高。曹爸爸开渡轮，眼睛小小的。曹日红的眼睛也小小的。

曹家是老房子，等着拆迁。我家也是老房子，也等着拆迁。曹家乱七八糟，东西任意堆放，像明天就要搬迁了似的。我家不乱，我妈说就是搬走了房间里也要搞得干干净净，然后让铲车来推倒。曹家很乱，但曹日红很爱洗衣服，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，洗的衣服挂得到处都是，袜子和小鱼在一根晒衣绳上（曹妈妈爱晒小鱼）。不过，曹日红爱洗自己衣服的精神还是值得表扬的。

曹妈妈在北街口鱼市上卖鱼。曹家天天吃鱼，吃卖不掉的小鱼，有点臭味，曹妈妈曹爸爸吃起来却很香，曹日红吃起来也很香。曹妈妈曹爸爸吃小鱼，连小鱼的骨头也不放过，曹日红也是，连小鱼的骨头一起吃掉。后来，曹妈妈不许曹日红吃鱼了，因为她听人说吃鱼会长个子，她不希望曹日红继续长，所以就禁止曹日红吃鱼。可不久，她又开始鼓励曹日红吃鱼，把不愁卖的大鱼带回来烧给曹日红吃，因为她听人说吃鱼会使孩子聪明。曹日红又开始吃鱼了。吃大鱼，骨头是吃不动的，曹日红把鱼骨头用线穿起来，挂在墙上观赏。

不说鱼骨头了，也不要说鱼，因为那一年我胃口让鱼吃烂了。不说鱼了，说曹日红，说我帮他学习的事儿。

我们老师是个爱考验人的人，她在暗中考验我，看我是否真心帮助曹日红学习；如果曹日红学习有了起色，她会高兴，会认为我是一个衷心拥护她的人。反之，我就难做人。

难做人不单是对我们老师而言，还有卖鱼的曹妈妈和鱼，我又说鱼了，刚才说不说鱼，又说了，讨厌的鱼！但还是不能回避鱼，因为没有鱼这个故事就没有细节了。

那年秋季，我家每晚必吃一条水煮鳊鱼，很大的鳊鱼，一顿吃不了的，次日接着吃。顿顿这样吃，天天吃，胃口肯定要烂的，但你还要吃下去。因为鱼不用花钱买，曹妈妈送，曹妈妈希望我能够好好地帮一下曹日红，让曹日红的成绩有提高，就天天送来一条大鱼。曹妈妈对我的期待有如对鱼市好行情的期待。

我们上学的路要经过北街口鱼市，吃了一肚子鱼，再经过鱼腥斥鼻的鱼市，你能想象出来，我的味觉有多么受伤。每天早上，曹妈妈都会不厌其烦地拦我的路，用一双沾着鱼腥的手捉住我的手，热情地说：“我家曹日红靠你了，你费心啦！”我进校首先要去水房洗手。

我妈妈不愿接受曹妈妈送礼，说，天天吃人家的鱼，多大的人情啊！但她阻挡不了送礼的人，曹妈妈是个机敏的人，她总会趁我妈妈不备之际把一条大鳊鱼放入我家的锅里，锅里有沸腾的水。没办法，只好吃了。我妈妈说，快点拆拆吧，咱们搬走，以后再也不要和曹家做邻居了。

■书 摘

生日惊魂

□[荷兰]保尔·范罗恩 著 张 弘 译



月光凉凉的，它照亮了多弗的皮肤，溜过鼻尖，溜过嘴唇，像小老鼠的爪子那样顺着脖子钻进了他的睡衣里头。光亮就好像渗入了皮肤，给全身来了个月光浴。这感觉真棒！多弗好高兴，都忘了浑身的痒痒。

多弗手抵着窗台，张大嘴巴，好想喝一口月光。他真想冲着月亮大声喊——喊什么？什么都行，比方：“嗨，月亮，今晚我七岁啦，好痒啊！”然而喉咙里钻出的那一声，把他自己都吓住了。

那是一声响亮的、骇人的嚎叫！一种动物才有的声音！

多弗赶紧捂上嘴巴。这声音是我喉咙里出来的？他都不敢相信。他抬头向月亮寻找答案，不由自主就张开了嘴。又一次，他对着月亮发出了嚎叫，那叫声听着好悲伤，“呜——”

他费力地合起嘴巴。这是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正常吗？是不是人一到七岁就会变声？已经变了吗？为什么蒂米没早告诉我？

多弗低头再看窗台，他的手就搁在那儿。这下，他差点儿尖叫起来，还好拼命捂住了嘴巴。

可怕的事情发生了——他认不出自己的双手了。

第三章 尾巴？我的？

多弗的双手突然布满了白毛，他还生出了指甲——长长的，尖尖的指甲！



不管多弗怎么盯着那两只手看，指甲和白毛毛就是不肯退回去。再看脚呢，哎呀，也是一样：白白的，毛毛的，还有指甲。

这还是我的手吗？变成爪子了！我长尖爪子了。多弗开始慌了。

他朝窗玻璃望去，那个黑糊糊的影子，还是我吗？多么奇怪，全变形了。头发？乱蓬蓬一堆。耳朵？一边一簇，尖尖地竖起。粗粗的长毛，从袖管、领口里哗啦啦钻出来，就像在睡衣里面又穿了一件厚厚的裘皮大衣。

多弗想：这太可怕了！这个浑身长毛的东西是我吗？他左瞧右瞧，不知道该干什么好。

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怪事。要是现在被人撞见了，怎么办？——想到这儿，他感觉完了。

连睡衣都一下子紧起来，叫人透不过气。“嘶里啦啦”，他一拽上衣，扣子一个个绷了出去。“嘶啦啦”，他一蹬腿，睡裤变成布条条脱了下来。这下可自由了！

“噉——”多弗轻轻地叫了一声。真自由了吗？为什么四面的墙壁就像围起了牢房？

透过窗户，月亮在冲他微笑呢，像是在说：“出来吧，多弗！尝尝自由自在的味道！”

多弗把双手——不，是前爪搭在窗台上。他的尾巴忍不住前摆后摇。尾巴？尾巴！

多弗扭过头，真不敢相信——一条毛茸茸的白尾巴就“粘”在他的屁股上！这时，“笃笃笃”，有人轻轻地敲门。

第四章 扑上来了

蒂米睡在隔壁，他被多弗卧室里奇奇怪怪的声音吵醒了。他躲在被窝里，竖起耳朵听了好一阵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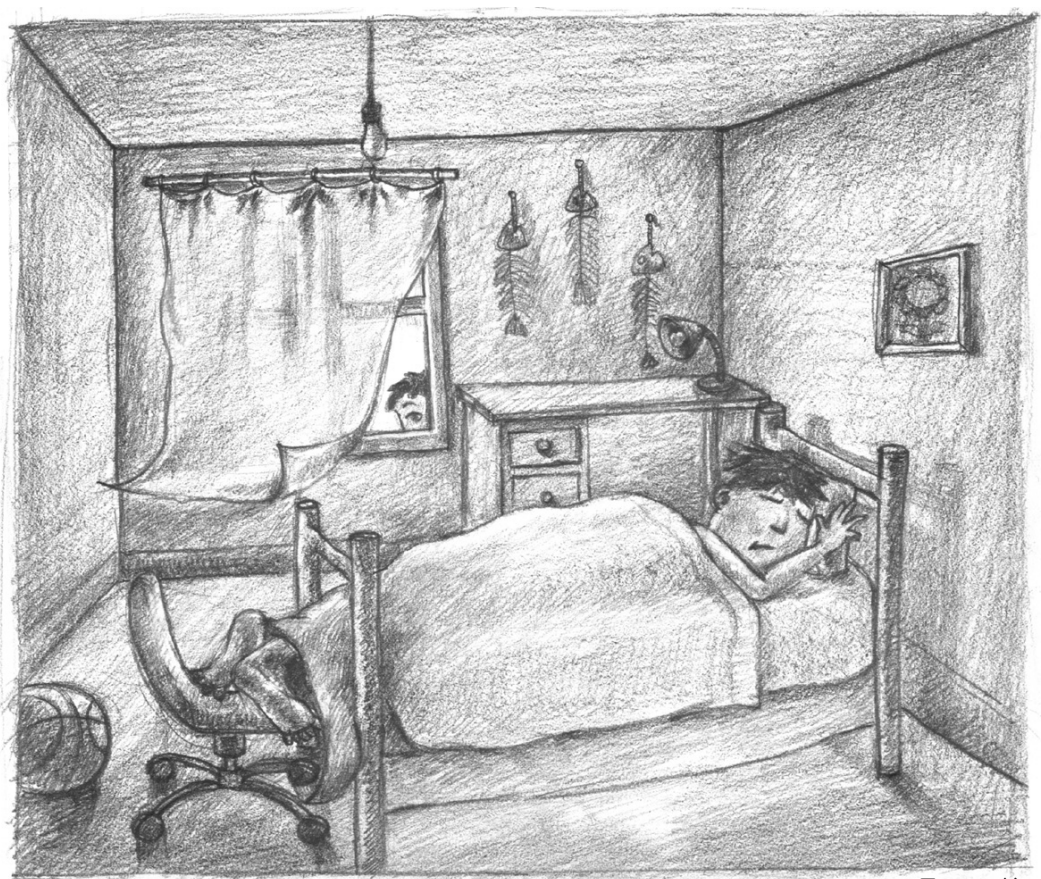
大概是梦里的声音吧。他想。

不对，又来了，是一声奇怪的嚎叫。

多弗·斯帕恩是蒂米最好的朋友，蒂米喜欢他就像喜欢亲弟弟一样。四年前，多弗的爸爸妈妈突然失踪了。一夜之间，连个纸条都没留下。没人知道斯帕恩先生和太太去哪儿了，好神秘哦。从那以后，多弗就和蒂米一家住一起了。

蒂米起床，踏着脚尖一路来到多弗的卧室门前。轻轻地，他把耳朵贴到门上。听——窸窸窣窣，哗哗啦啦。

“笃笃”，他轻轻敲了下门。



吴 臣 绘

提是我要保证考上重点高中。两天后，我转到一所离我家很远的中学，那里的操场长了一些芦苇，很乡土，篮球架锈烂了，要倒下去，我打不成篮球了。但我终于和曹日红分开了。当然，我家和曹家依然是邻居，一根光缆线依然连结着我们两家的老房子。晾在房檐下面的那一排鳊鱼已被我悉数退还曹家。那些大鱼紧缩着身体，它们已经没有了水分。

一切该安静下来，可我发现我心里始终抹不去曹日红，我没有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那样紧张，夜里不睡觉，望月亮。你听说过男孩子失眠吗？

放学回家我经常在窗上偷偷观察曹日红，他的个子又长高了很多，因为他躺在床上小腿和脚丫把桌面全占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在复习，门轻轻开了。我以为是妈妈妈，没回头看。但忽然感觉到一袭绵绵的卑微气息，我知道进来的人不是我妈妈，是曹日红。

我不想说话，说有什么用？他只会听，向日葵。不想，向日葵主动说话了，声音极小，怯懦，啞哑，吞吞吐吐，说了许多。他先问我，那个学校的老师好不好？又告诉我他妈妈不卖鱼了，卖服装。之后又问我，你有过吗？——这一句是下了很大决心说出来的，像有一把刀按在他脖子上，刀逼他必须说。他说，夜里睡觉时，有东西突然喷射出来，你有过吗？他的脸通红通红，真像他的名字，曹日红。而我相当惊讶，心想，他这么大一个人，怎么才发育到这一步？

我终于弄明白了令他惶恐不安的原因，我和他在一个班里他不好意思说，我转学走了，他好意思说了。一个巨人，被一种生理现象搞得神经

没人答应。“笃笃笃”，他又敲了几下。“喂，多弗，你在干吗呢？”蒂米问。门里面一下子静悄悄的。

蒂米想：真奇怪。会不会是多弗出什么事了？

他又害怕又着急，一拧把手推开了门。

一阵风迎面吹来。窗户开得老大，月光把整间屋子都照亮了。

蒂米更加害怕——一定哪里不对劲了！

蒂米四下张望：多弗的床空了。他跑哪儿去了？为什么睡衣睡裤都扔在地板上？

蒂米把它们捡起来。扔地上干吗？噢，怎么还都是撕破的？

真是搞不懂。

蒂米探头向窗外望去。花园里，银色的月光下，树木和摇椅投下黑色的影子，也是一片静悄悄。

一个声音让蒂米猛地转身。

卧室黑糊糊的角落里，有个东西在晃。

“多弗？”

没人回答，但是传来一声轻轻的“呜”。

“多弗？”

蒂米慢慢移向门口。

我还是快把爸爸妈妈喊醒吧。他想。

但是太晚了，当他去够门把手时，角落里的东西一下子像爆米花般炸开了。

一道闪电，只见一个白影子冲他扑了过来——

“噉！”

蒂米仰面摔下去，只觉得一股呼呼的热气喷到脸上。

第五章 一跃而起

蒂米把眼睛瞪到最大最大，还是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——一个浑身长白毛的东西就悬在他的身上。

像是狼！不，不是大灰狼，白白的，个头也小小的，但是眼睛又大又圆，还眨巴眨巴的。

蒂米吓得赶紧眯起眼睛，想看，又不敢看。

哎哟，爪子伸过来了，就搭在他肩上。哎呀，狼还凑近他的脸大喘气。

一个可怕的念头袭来：多弗失踪了，房间里只剩他的睡衣，只有一种可能——他被狼吃掉了！整个儿被吞下去了。完了，现在轮到我了。

狼正对着蒂米“咪咪”地抽鼻子。蒂米真想大喊救命，可又吓得动弹不得，喉咙发不出一丁点儿声音。

奇怪的事发生了。狼小心翼翼地把鼻子凑到蒂米的脖子上，还伸出疙里疙瘩的舌头舔他的脸颊。

“蒂米，”狼同他“咬耳朵”，“别害怕，是我。”

蒂米哆哆嗦嗦地睁开眼睛。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一匹会说话的狼正坐在他的胸口上。这狼不光会吼，说话声还像多

兮兮，太可笑了。我准备哈哈大笑一通，但我没有笑。我这样说，你呀你呀曹日红，这也值得你惶惶不安吗？四年前我就有了。我还对他说，那种时刻感觉很奇妙，很美丽，不是吗？

可是，你和我不一样。他忧心忡忡地说。

一样的男生，怎么会不一样？你呀你呀曹日红，我们是一样的。我说。

不，不一样。他坚持道。

就因为你长得很高，你是巨人？可我们都是男生，男性，一样的。我要说服他。

但他还是坚持说他和我，和我们——不是巨人的男生们不一样。最后，他居然自责起来，说他的出生是个误会，他爸妈的个子一点都不高，他却奇高，不停地长，不停地长，是个误会。他说了很多，还使用了好几个成语：鹤立鸡群，装模作立，形影相吊。

是啊，他不会打篮球，一跑肺就要炸了；他个子奇高，看你你需要仰脖子，很累的；他不说话，一点不好玩，谁愿意和不好玩的人一起玩？所以，他没有朋友，很可怜。但我忽然觉得他挺伟大的，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出生是个误会，这个命题意义深远，我从没有这样的思考，我们老师也不会有；他学习不行，就因为脑袋里塞满了这些与功课不相关的深远的思考。而这些又有谁了解？又有谁懂得一棵向日葵的心，与他交流？

我决定回到原来的学校，我爸妈表示不理解，但我还是要回到向日葵的身边。后来老街拆迁了，我家和曹日红家不再做邻居。再后来，我考上了南京的大学，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。好多年了，再也没看见曹日红，那棵向日葵，还在长高吗？真想他啊，只是一辈子也不想吃鳊鱼了。

弗。

蒂米突然想到，狼是不会说人话的呀，更不会用多弗的声音说话了，所以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。

狼蹭着蒂米的耳朵。

“蒂米，真的是我，不骗你。”狼说。它转过头去，让月光正好照在自己的脸上。

这时候蒂米才看清，原来狼那又大又圆又闪亮的眼睛，是眼镜片啊。

“多弗？真的是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怎么长了那么多毛！你的嘴巴超级的大，你的耳朵大得超级！”

狼伤心地呜呜咽咽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我变样子了。”

“这我看出来了。”蒂米说。

“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多弗可怜巴巴地问。

“先给我下去，”蒂米说，“如果有匹狼骑你身上，你还能动脑筋吗？”

“噢，对不起啦。”多弗说着从蒂米身上爬下来。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蒂米和多弗肩并肩坐在地板上，“告诉我，都发生了什么？”

多弗耷拉着脑袋，小声嘟囔：“我醒了。月光照在我脸上。我想，好耶！我七岁啦！然后，然后，我就长爪子和尾巴了。”

蒂米认真挖起鼻孔来（他一想事情就这样），然后把脏东西往窗外一弹——

窗外，月亮那么明亮。

蒂米一拍巴掌说：“嗨，我明白了。你变成小狼人了。酷！”

多弗抬头盯着蒂米看，不敢相信：“我变成什么了？”

“狼人！就是那种人，在满月的晚上会变成狼的。”蒂米跳起来，“好酷好酷！我敢打赌，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小孩，能像我一样有个真的小狼人。比起小猫小狗来，这个宠物超级棒耶！”

多弗呜呜地越哭越响：“宠物？我不是宠物。我不要当宠物。我也不要当狼人。”

多弗看上去好可怜啊，蒂米真后悔刚才没把嘴巴闭牢。多弗当然不是宠物——这么蠢的话刚才谁说说的！

“没准儿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好了呢？”蒂米说，“就像出水痘和麻疹一样。”

“要是好了了呢？”

“那……那我就帮你。我就……”

蒂米突然停下了，他盯着多弗看。只见多弗蹲下身子，耸起了肩膀。

“你这是干吗？”

“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里太闷了，我得去外面透透气。”多弗一下跳到高空。

也就这么一跳，他擦过蒂米的头顶，越出窗户，一下从二楼飞了下去。

蒂米奔到窗口，大声喊：“多弗，你别走！”

（“小狼人”系列之《生日惊魂》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11年7月）